道光遵義府志

遵義府志卷四十四

藝文三 碑記 文檄 教諭 難考辨 書後 墓誌銘 賦 頌 銘

碑記

國朝

總兵王公德政碑 李先立

缺

雄土府一酉石土司二幅幀千里山川間濶承

朝廷底定之後禮讓之風固不遜於齊魯而萬山深箐中

攖刀佩弩眦睚報怨之俗猶未能盡泯焉且去省會

將二千里懸一軍於險遠窮邊以與黔中苗蠻部種

接非得方叔召虎其人真以安民社爲心者恐未易當此一面也辛未夏我王公由寧都移鎮是邦其恩德之所洽威信之所孚丞已魯鐸聞郴楚波及晉矣初下車嚴明約束整齊什伍討軍實而申警之老弱者汰虛懸者補而無用之兵去空籍之弊除矣號令惟明賞罰惟允不別治生以長尺寸不少徵發以煩士卒由偏裨以遞率徒宛然家人父子之相接然而令行禁止毫不假借也且災傷有賑無告有養捐俸以給老弱之裁汰者設義塾以教子弟之固窮者時進老成耆髮而咨訪之凡利之當興弊之當除苟有

利於民社恐嚴氣正性以行之和衷協謀以濟之不計其事之由已出功之由已成也自公涖任來七八年間里犬不驚夜戶不閉商安於市農安於野天應如響休徵累集兵民歲時燕會杯酒往來歡洽無間行旅之往來者可早夜發焉無或警也去年春丁太夫人艱兵民皇皇恐失我寇君也相與赴省號呼爲攀轅截鐙之舉情辭懇切上憲憐其誠而轉顧之乃

蒙

天語褒嘉特勅留任國人如新獲慈父母焉因相聚而謀歌功頌德之事以勒諸金石公諱國忠字擎菴福建人

大概以忠孝爲質濟之以仁恕行之以剛健故能人人之深而保定之大如此也謹撮其大者數端序次而附之碑陰以誌不朽云

一恤養窮兵窮兵之無告更甚於窮民之無告者窮民自食其力心思材力習貫已然筋骨已衰猶能出其餘技以自庇若窮兵待食於人所任者金革所習者擊刺及其衰暮勢不能披堅執銳也勢不能投石超距也國家即甚無事亦安養此無用之人哉法必次夫以待養於上之人一旦黜其身而奪之食計惟有垂頭待斃而已矣田子方見老馬之放棄者曰少用其力老棄其身仁者

不爲也乃以曾爲國家禦侮之人不克終其餘喘豈仁人所忍見聞哉公則於奉法之中而通之以法外之仁凡兵丁之老弱有願以子孫承襲者聽其無子孫者乃捐清俸按其所需緩急而周給之而於寡婦孤兒疲癃殘疾爲尤甚故一部有裁汰之兵而無撫恤之兵者皆公父母之鴻恩也夫兵制之敝也起於主將自私身家長子孫之計故按籍有兵而徵調無兵者矣且有摘其微過黜其人而攫其餉者矣公於已汰之兵尚恩勤賙恤如此則部中之士飽馬騰可知也安得世皆仁愛如公者而與之籌兵制哉

捐賑災民遵義地僻民貧風俗樸儉比閭而居者率皆編茅爲屋一罹火災延燒不下數百家少亦數十餘家無虛歲焉以擔石不儲半褐不完之民時爲凶烽虐焰席卷而去慘悽之狀哀鳴之聲有不忍聽聞者矣公乃巡視災民計口授食計人授衣隨其力之所至而賑濟之慰勞之言無日不下事定乃止民之沐其澤者若飲醇挾纊並忘其災之切近已也由是文武協謀凡禳火之術救火之具無不區畫盡善一兩年間民始得有寧居焉今年二月十七日城南飛火突發暴風大作城內外數千百家一時俱燼死者

不知其數其得脫者大半皆焦頭爛額之人誠非常天災也火發之夜兵民驚譁無有固志公刁斗森然按部不動平明召父老而安集之賑給慰勞視昔有加慘澹迷離之天遂回而爲風清日朗之候非公恩德人人者深當此時竟不知作何境界矣以一人而繫一郡之安危若此作詩歌者紀傳其事而白叟黃童街談巷論咸引手加額以爲王大將軍活我焉

一禮賢下士世之治亂繫乎士士之趨尚繫乎好士者周末尚遊說東漢尚節義其所由來者有故故天下之士靡然鄉風而從之今之士風亦少偷矣其所

挾以遊於世者率以詼諧爲爾雅清談爲練達六博蹋鞠爲長技而開閤延攬者亦遂以飲食歌舞遊戲當之自以爲相得甚歡而浮靡之弊有淪胥於人心而不覺者矣公循循長者謙光自牧凡士之敦孝弟重廉恥曉達世務博洽淹雅與夫通一藝以上者悉羅而致之幕下相與觀古今之治亂商政治之得失公暇之餘作爲詩歌古文辭以咏太平以抒性情殆無虛日又時與山人野客煑茶評畫以博其山水之趣公不喜飲酒而好人飲禮意殷勤以致其敬笑語欵洽以盡其歡端莊持重終日不疲嘗於豆觴頃

時微線其舉止而其人可知此又公相士之一法而
佻達輕儇之習不知其何以咸消也夫當風俗靡靡
之日公獨能以禮自處以禮處人誠可障百川而回
狂瀾者也聞公之風而興起焉使天下之士革衰亂
之俗崇禮讓之道於以反薄而歸厚化靡而還淳其
或由此也且公卿不下士久矣況糾糾桓桓者乎聞
公之風亦可負愧而感動矣　一設立義塾凡郡縣
皆設義塾大概以覈虛名鈞聲譽爲念而實意不存
焉公職司專閫戎政克修外義塾之興廢原不相涉
何惓惓於此也蓋遵義舊屬楊氏明萬歷庚子始平

之雖建學校設師儒其時士子寥寥暫議赴渝城就試計由遵抵渝可八九百里士子擔登裹糧崎嶇況瘴一逢考試如往赴敵甚有貧病不能自給隕軀於路者公嘗憫之每與當事商議此事輙以棚廠未設爲辭夫凡可以取民之術爲功令所不載者無不悉力以圖之而此獨兢兢由舊何哉公雖有憐恤單寒之意亦阻於職分之非已所得爲矣士子欲赴愬於省艱於資斧公捐俸以助之至再至三略無難色而省中又以因循舊制報罷矣由是斯文氣索爲父兄者目不覩文明之化徒聞有跋涉之苦兼爲貧所因

而讀書之途遂缺然矣公乃興義塾婉曲勸導民子弟無不感恩畢集館初在外經大火後人人自危以爲不能復舉公又移置鼓樓延師訓導日夕不輟夫教學之事人皆視爲緩圖而公獨惓惓焉蓋恐文教不興相率而爲凶悍之俗終非國家之福也若夫買虛名釣聲譽公原不以此爲重輕而何急急於此也哉

一盡革陋規國家可使有坐食之兵必不可使有愁怨之兵蓋坐食之兵猶可用愁怨之兵必不可用衛懿以好鶴取亡樂御以羊羹致敗怨毒於人甚矣哉而今之司命者率以三軍爲府庫矣國家歲

出金錢以養壯士而多方漁獵之餽送有筭燕享有筭公車有筭其取於兵者已十之三矣至下而爲商賈負販之爲不日輦取遠方服飾器用之物計入而布散之而取償於支給之時以規十一之利兵之不至於凍餒者幾希矣乃復力役有供芻秣有供薪炭有供夫以數日待食之身入則有饑寒之累出則有服勞之苦少或疎慢刑罰及之曾不得如匹夫匹婦之安坐一日焉方今國家無事莫可誰何脫或有事緩急寧可共哉公深知其弊而痛除之俸薪而外別無調度簡閱而外別無徵發此固遵部所數十年不

可多得之事而僅見於公者也獨惜邊風者僅僅載甲操戈之人而吾民不與焉而公實非文職也可奈何

一封禁砂廠按輿記載遵義產丹砂雄黃斑竹犀角等物遵義之有丹砂前人寧不知之從未聞有入山採取者蓋地方褊小寧留不盡於天地不開偲利於民間其思深其慮遠也五六年前有好事者探得其地煽誘愚民招集商賈山陝吳楚之民淩雜踵至請於公不許有欲賂公以千金者有震之以延省會走京師者且出怨言公不爲動堅執如初人皆知公意不可回也相與赴省具訴而上憲所見與公適

同下令封禁而後斂形戢志焉君子之思深慮遠志同道合有如是哉蓋凡利之所在害必隨之豐於彼必歉於此自然之理也山澤之氣不可過鑿山澤之氣鑿則稼穡必衰而田功壞一時之利不可妄開偶然之利開則耕耘必少而人力壞競未作忘本務而人心壞藏奸宄集亡命而地方壞且利之所開其始未必不盛乃令四方之人飽囊而去而此數大害者不在遵人之身即在遵人之子孫思及此而後知公之功德其及我遵人者爲甚遠也雖然世安得盡廉平寡欲如公者哉安知後之人不邀厚利而忘遠慮

也夫必至於如是而後思公之功德爲無窮也然而使功德不信於後世而人忘之此又公金石至誠之意也　一白燕異祥事之不經見者皆謂之異而災祥分焉日星風雨昆蟲草木之類往往各隨其氣以相應和氣致祥乖氣致災此其大較也丁丑夏公官舍傍有燕一母育四雛而得一白燕焉夫有關雎鵲巢之德自有以致麟趾騶虞之應此固其理之必然也白燕之事不可考第以人事卜之而知白燕之斷斷之爲祥也聞有如公之奉母以居生事盡禮死事盡哀乎聞有如公友愛諸弟彼此無間乎聞有如公

之實心爲國不拘文武之職守乎間有如公之和衷協恭求有利於民社乎間有如公之廉靜冀欲自奉薄而待人厚乎凡此皆公之盛德大業可歷歷歌頌者卽使雉雊於鼎六鷁退飛愚猶不以爲不祥也不然卽鳳儀於庭麟遊於囿愚猶不以爲祥也春秋書災異不書事應蓋恐後人托爲神奇以飾太平以誣天應而謏悅詭誕之辭相繼並興也白燕之事不敢知然而蓋知白燕之斷斷之爲祥也何也白燕爲公而生也　一祈雨立應遵義山多地狹厥土柔厥性剛五日雨則成泥五日不雨則成坼十日不雨而禾

旱矣當早魃爲災時不必聞歲之豐歉而當前之價必騰斗米至二錢而民已有菜色矣公慈祥惻惻
留心民瘼每遇災祲憂形於色齋戒越宿舍車徒行
躬詣神祠而致禱焉迫切憂勞引罪自責常獲天貺
大雨隨至論者以爲誠感云夫陰陽之氣蒸而爲雲
降而爲雨以潤土膏以滋黍稷天地之常性也然或
愆陽伏陰雨暘失節有正人君子恐懼修省爲民請
命平日之存心制行端已臨人既有所積以爲感通
之本臨事之震動恪恭備物盡志又有所操以爲感
通之自人心和而天地之和應之以和召和自能回

天意而蘇民困故感應之機捷於影響自然之理也近世法家祈雨之術有二一則書符咒水酣醉慢罵大叫狂走名曰醉翁祈禱一則其聲哀其容戚如怨如慕如泣如訴名曰哀告祈禱夫

[illegible]宮尊嚴豈至如婦人之仁匹夫之勇任其哀籲之激發之而遂用情而狥人也哉必不然矣康熙戊寅（羅峯文集）

重建王忠烈公祠碑　陳懷仁

蓋聞郎官上應列宿迺長於衆庶尤親保障非尊爾絲境土之存亡攸繫惟以死勤事作捐軀全民社之[illegible]斯崇祀[illegible]

王公益真人也公魏國文孫司理仲子至情至性自
貌古心中萬歷壬子鄉科除松江青浦教諭王尚書張
中丞荐知遵義縣以崇禎辛巳四月到官時遵義蠻
風久熾習俗紛爭土賊披猖良民疲苦奸宄由觸
勺庸才不足皇牢公座掛庚牌書詳玄制鍵樓李爲
朝廷執法山令難移青蚨劉之胸次如圓華蹈不蹈
鴻聲甫息豕突堪憂思除凶卽以安民乞府鎮撫修
守備乃毛錐子尚期殺賊而鐵鎗頭竟欲銷鋒公不
得已獨斷獨行議守議戰則卞臨宜審也公念朔
方地靖所憑仁愿三城滴博嶺收惟倚蓬婆百雉築

大蟲之堡元戎心驚據釣魚之山合州勢壯四衝要
所創設高墉兩月之鼙鼓轟天數里之長雲湧地盡
自新站築成而夷衝始可過矣戰則疲卒撫用也爰
整飭紀綱糾聚鄉勇五花判龍七萃麾來觀儈騰咨
踊躍而進列毛葫蘆提挈以趨坎坎李崇之鼓布列
兗州堂堂竇嚴之營防維新鄭然後陳師鞠旅教達
禁成播之樂寇有資公之勞心已至而禍不從生則
有非意計所能料者遵義舊與水西爲鄰小島先以
渭東內附鳩終惡眼飼則依人蚊易成雷聚還爲市
欲有人不反就能丞相政心如西董最豪肯禁生靈

攘臂在當時鶴縻勿絕亦主宰者處置得宜耳祚遠既死獻地半歸遺舊將耕插沙溪與士酋日成仇怨路諸牙綦惟梟獨食窮奇饕餮比德皆凶一肆大石壓卵之橫一設鈍椎擊錐之計寃頭屢對李陽拳歷歲交揮狹路相逢尸陀肉臨岐碎割一家哭殺萬繦抄回賊載虜若驅亡羊父翻烟而投健鶻從此釁挑邊簷黃洞干家響應銅鉞黑幡三點蠻氏尋仇於觸氏蝸國交戈外蛇洩憤於內蛇鄭門決鬥彼投鼠豈虞重器必惡蟹皆作仇人大都鴻罹魚網柳代桃僵矣公云據理而言殺降者曲且醜類不分蟲鶴致吾

民累等池魚事關守土必得元凶爰整我師深入其
阻出諸虜於坎中係羣憝於車後早稔兔藏東郭三
窟交通預防怪發西窆九嬰狂煽縷陳上策請決渠
魁使本郡大僚從議則使熒熒者滅火不炎岡何至
逐逐而窺虎終出柙乃武夫力而拘諸原豎儒疎以
敗公事偷間則宗資畫諸從容孟博之才持權則張
楷猜嫌奉掣伯昂之肘甚至福堂囹圄殷納羣饘籌
火狐叢潛通綫索公身已爲孤注賊類隨結外援大
鍾小鍾領率桐油之寨番縵曹縵招搖檻埇之村鴿
冲而鮑老旗飄蠶聚則山潭霧滿公乃速呼蒼兕遣

樂紅巾聚而殲殉窮之災也時則轉輾西布境迅雲
堙魔魅羣飛城危累卵公獨臂支持數行泣下兩姑
兼管束巧婦難炊三公誰適從茸裘空賦將軍之美
人自舞大尹之銅節堅持善藏者各占河魁善走者
俱持便面公等皆去謂伋尚可行哉我命在天惟尊
乃稱勇耳而孰意四圍妖鳥哲蔟難驅一紙飛鳶賀
蘭莫赴猘子駕呂公而直入偷兒環張徹以讙呼是
即孤忠貫日焉能一柱擎天乎而公結仲氏之纓置
聲隱座揮雎陽之劍浩氣橫虛謂可惜黑子彈丸臣
力至斯已盡但付好銅章墨綬此頭斫去何妨當斯

際也公立而不仆望之儼然怒衝溫序之鬚英姿颯
爽挺直花卿之體濺血淋漓目猶注視流光賊亦驚
呼下拜似茲烈漢曾見幾人時崇禎十五年四月初
七夜也詰朝赤子驚聞素旗悲舉激義憤而提戈荷
戟不共戴天遵成算而蕩穴傾巢無俾易種罪人斯
得寸磔靈前皆言追奔之際隱約見公像憑之噫異
哉信知毅魄忠魂必了平生事業較之馬壁握拳僅
生阿里海牙之畏南容守節無救漢陽民社之危稱
爲突過前人洵匪誣也既而公子恪等護喪歸葬請
卹旌忠祭錫春秋祠標忠烈公之膺美謚也差堪慰

而公之造茲土也未盡彰今以揆時度勢之心特暢
發微闡幽之論遵義自改土歸流至公莅任才四十
二年耳桑關龍壺猶誇鳥道連雲草竊梟雄早想葫
蘆畫樣諒國爪僅鴉兒思李且官聲喜和尚稱邊爲
虺弗摧養癰遺患若非得良吏如公者先防蟻潰力
禁鴟張勢必都老稱尊依舊夜郎自大則以一丸泥
東封函谷誰更三更鼓西奪崑崙縱趙庸能執鏟不
王何軾竟開盤古洞禍之流極可勝道邪幸公識洞
夷情智足鈐略伸韋虎志氣愧談呂姆蕭娘擴司馬
規模詳察龍頭天竈戎期伏莽我已升陵李摩雲翻

屬儒生來嚼鐵常寒賊胆雖禍起蕭墻公身不免而烟銷頃刻公肉猶温非軍政之素明詎妖氛之速靖尤奇者獻逆鯨吞全蜀虎視遵城自謂投鞭斷流直若摧枯拉朽乃海陵勒馬屢立吳山一峰蘇峻臨江不越雷池半步得不謂惠安保聚係林咸之鴨山新會完全關毛吉之火磴哉今日祠地復修光昭有赫雲旗風馬踏朗公陟降分明古木寒鴉郵亭像幽沈儼雅公以李紳衣帶與千秋留化碧之精我居朱邑桐鄉敢再拜篤表忠之碣心齋文集

文

明

討播誓師文　　李化龍

蓋聞春秋之義人臣無將漢法所誅大逆不道逆賊楊應龍者本以夷種世廁漢官被我冠裳守彼爵土輒敢忘天朝豢養之恩恣鬼國凶殘之性初但殃及骨肉繼乃禍遍蒸黎嬰兒孕婦槩被誅夷殺將屠城以爲常事虐焰燔乎五司七姓淫毒漸於九溪三巴天地不容神人共憤皇上痛兆人之失所杜列辟之效尤遂伐暴以安民乃興師而問罪化龍等共以職守咸在戎行義當戡亂成平勢須分猷共濟蓋必三

首之內文武將吏以及四海之中漢土官兵堅除凶
雪恥之圖奮戮力同心之誼庶幾共奬王室乃可必
得罪人茲將鞠義旅以徂征敢用對明神而作誓旦
夫惟忠可以報主惟公可以服人惟至死不貳可以
徇國家之急惟精白無欺可以樹掀揭之勳凡在行
間請事斯語如其無二乃心克勤王事神亦陰爲庇
相俾享成功若督撫鎮道及副參遊守府縣衛所大
小文武等官有懷姦飾詐罔上行私乾沒軍資枉殘
民命妬人則以功爲罪逃刑則以罪爲功或假公事
以報私仇或因小嫌而妨大事或以是爲非以非爲

死以激羣情卽大衆不無感動公獨拊膺頓足矢誓天日而遂以一日克蔿仞之城然則公之死半爲國半爲我也余亦何心而不掩泣返袂涕汍瀾而淚縱橫臨風一奠姑哀數語葢半以紀公狥國之績而半以洩吾不平之鳴嗚呼哀哉

祭房張二將文　李化龍

嗚呼二將軍之死也經歲於今矣人亦有言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如二將軍之死輕耶重耶夫逆賊應龍淫怒以逞荼毒生靈原野厭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旣有年於今矣人臣無將將則必誅封疆之

臣滅此朝食豈俟問哉乃數年來未有顯言誅之者何也懦者以私婪者以賄苟就一時之利而不顧國家久遠之害晚近庸臣大抵然耳蓋顯言誅之自房將軍始將軍提一旅捍孤城豈足以當播州之全師顧義氣所激直欲捽逆賊而平吞之恩重身輕威尊命賤所從來矣迨逆賊捲土而來相與從事於顏行將軍不沮不懾擁孤軍以抗强敵又得謀勇俱足如張將軍其人者左右其間一戰東溪再戰四埡奮臂一呼萬夫辟易斬將搴旗潰圍陷陣何其壯也終以力盡援絕鼓衰士散竟至以身殉城然自

猶足吐懦夫之氣激壯士之肝亦已奇矣且自二將軍死後賊負不可赦之罪人堅必誅賊之心九伐方張四征伊始此非賊能死二將軍乃二將軍能滅賊也假令守綦江者非有磊磊落落如二將軍必且與賊通必且爲賊謀養其鱗甲長其羽翼突而鵲起席卷川巴李特王建前事不遠即不然殺人者可以不死無君者可以自全將使人懷問鼎之心戶比齒馬之跡僭擬成風綱常掃地不及十年人其戎矣瓦解陸沉豈足爲喻蓋二將軍死非獨以存蜀是天下理亂得失之關也即謂之重於泰山是耶非耶嗟乎人

誰無死以法死以賄死以褰病不可汗五日死以飲酒御婦人死等死耳要以生無榮名死無令聞縱使百千萬刼只如未生甚且遺之臭耳則其死輕也二將軍死既聞天子嘉其義烈贈以極品賞以延世千秋廟貌比於睢陽嗟嗟可不謂重耶龍既入渝城誓師剿逆高二將軍義乃爲文以祭之二將軍有靈當且率綦城之厲鬼以殺賊始信二將軍果能滅賊死乃益重也尚饗 並川貴通志

國朝

驅虎文　駱玉圖

遵義之仁懷多崇山峻嶺茂林深箐虎慣爲之藏焉
强食弱肉饕餮無厭以肆其荼毒以延其種類以肥
其子孫居民屢被其害而莫可如何有世家莊春元
智足而謀深往往預防之高其閈閎厚其墻垣密其
籓籬勤其牧養其虎雖窺伺日久而無隙可入一日
偶乘其疎潛闖其欄盡損其畜計值約百金春元遂
鳴之縣官請健壯兵民操强弓毒矢以與之從事必
殲渠魁庶驚餘孽擒之數月卒莫敢近巢穴爰卜於
端巖先生得大壯之上爻曰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
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春元不服求再卜之得既濟

之三爻曰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端巖先生乃詳其辭玩其占而斷之曰吉凶有數盛衰有時道長道消自有定期子其退而修省姑以待之慎勿觸其怒犯其鋒竊恐連絡其黨羽以陷子於幽囚之中春元曰虎何黨羽乎願先生明以教蒙先生曰夜聚曉散欺善擾良吃餘不足又顧他方此一鄉之虎也顛倒是非任意吞噬欺上罔下民瘼不知此一邑之虎也好腴悅色利令智昏黃鍾毀棄瓦缶雷鳴此通都大國之虎也一虎失威衆虎爭援呼朋引類惡焰薰天春元弗聽退而仍恃其才任其性虎乃

負嶋山崩石迸大聲疾呼羣虎爲之相應而一家之老幼大小由是爲虎所病欲去其鄉虎勢愈倡欲去其邑虎勢愈熾欲投其郡虎勢愈奮欲鳴於通都大國虎勢愈迫進退無能沉冤莫白抑鬱窮愁夫乃悔其弄巧之成拙自揣生平殊爲寡愆自怨自艾焚香以告天而默爲之祝曰春元之祖義胆忠肝流香史冊奕世共傳春元之父含英咀華驕吝悉化後學爭誇春元之身茹蘖飲冰葆眞自守先緒思承春元之家和順滿庭長幼尊卑各敦彝行昊天曰明及爾出王豈容惡獸喪心病狂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無乃蒼

蒼居高昧遠衣冠瞻禮畢復詣祖父之神主而泣告曰不孝子孫小忿累親迺父迺宗魄怖魂驚羣邪高張勢莫與爭惟今之計忍氣吞聲禍淫福善聽諸冥冥哀禱之間怵惕惟厲夜寐夙興思征思邁日積月累如是三年仁孝之忱誠敬之心格於天帝乃命謝仙爲之前驅祝融爲之樹幟統領神將共相誅殛渠魁碎尸餘孽歛迹然後知正之所以勝邪在德而不在力

檄

漢

喻巴蜀檄　　司馬相如

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安集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屈膝請和康居西域重譯納貢稽顙來享移師東指閩越相誅有功番禺太子入朝南夷之君西僰犍之長常效貢職不敢墮怠延頸舉踵喁喁然皆嚮風慕義欲爲臣妾道里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順者已誅而爲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往賓之發巴蜀之士各五百人以奉幣帛衛使者不然靡有兵革之事戰鬬之患今

聞其乃發軍興制驚懼子弟憂患長老郡又擅爲轉
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亦
非人臣之節也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皆攝弓而
馳荷戈而走流汗相屬唯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議
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讎彼豈樂死惡
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計深慮遠忘國家
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珪儋爵
位爲通侯處列東第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
子孫行事甚忠敬居位甚安逸名聲施於無窮功烈
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

而不辭也今奉幣役至南夷即自賊殺或亡逃抵誅身死無名謚爲至愚恥及父母爲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苦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曉諭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讓三老孝悌以不教誨之過方今田時重煩百姓已親見近縣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徧聞檄到亟下縣道使咸喻陛下之意無忽記史

教

明

社學規條　　毋揚祖

人材之生由於教化綏在楊酋時豈無特出之士緣楊氏不事詩書舊民知誦讀者卒少自平定後子弟沐浴德化漸次入學補廩矣可見教之不容已也今約略數端以示生童一各社成童師一人蒙師一人俱要文行兼優者蒙童讀四書孝經小學五經性理聖應對進退體貌可觀方向成童師要業不可躐等社師俱給有官田務實心教導毋負作育至意一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要

在身體力行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一讀書之法先讀四書集註孝經小學次讀五經傳註周禮儀禮三傳國語國策性理文選八家文集文章正宗反應讀史傳文集等書依朱子讀書法用書程册子人各一本因人資性逐日登記晨書程若干飯後若干午後若干夜若干註明所讀之書起止務要講解通徹社師按月稽查有不如教者以夏楚從事一作文以舉業規條帖括論策表判詔誥凡先輩程文之可式者日誦心維以經史發爲文章自然中式剽竊摭拾終不濟事宋人云到頭剩得腹空虛此

之謂也一相題作文不可落套舊本刊行文訣須細心體會每社功課以儒學月課定優劣一寫字全在握筆握欲緊掌要虛運腕肘都有法度入門先摹端楷點畫透露之帖方有規矩可尋先臨唐宋帖後臨晉帖先學大字次學中書次小楷先楷書次八分次行書次草書不可凌亂未有楷法不工而工行草者也蓋字之起止向背映照疎密斜正大小諸法備於楷書筆法既熟之後或晉或唐或宋或元隨其所好都可成家但點畫波磔要從人指授不可師心亂塗未經善書者點示即看帖亦不得訣一讀書須燭理

爲後來經濟根本不止是要取科名然亦有理晰而不得科名者也縱時有定而學問斷不可苟簡一社中所讀之書恐有不給其奉旨頒發之書有四書五經大全性理大全孝經小學周禮儀禮朱子綱目等書部院發學有文獻通考蒙引左傳等書前令留在學中有漢魏叢書漢書後漢書等書本縣捐買有國語國策離騷文章正宗文選八大家文集朱子語類詩紀李杜詩現貯學官諸生可以陸續抄謄一本城二社四里四社俱有租爲社師之俸其衣冠節禮係本縣設法捐辦如三年內一社無三五成材者儒學

另擇人代社師 綏陽志

國朝

丁祭教　　鄂爾泰

竊惟

至聖先師萬世之師表也冠帶集圜橋

天子有臨雍之典春秋屆仲月上丁修釋菜之儀內則命

大書于三公外則寄於有司羣牧典綦嚴也誰敢懈

焉本部院前莅南藩職司秉鑒恭逢丁祭親齋沐而

宿黌宮先令儒官較簿書而正祭器乃知牲或已經

宰殺既失告全致潔之心物豈盡屬肥鮮更乖博頒

替滋之義且或常供不充夫額數任先後以那移珍品不給於豆籩致菹鹽之雙疊兼閒各學亦有同風罔知共竭精誠但解奉行故事甚或尊罍未備疇詳犧象之形琴瑟雖陳莫辨敔虡之狀觀者如墻如堵任彼咆哮祭者似醉似癡頹如聾瞽一尊纔薦滿庭之燎火無光三獻未終兩廡之燈輝已滅於是登鉶與籩豆悉憑顛倒几筵鹿兎與榛菱似遇摩空鷄雀分甘奪臘牛由承祭之家人拍地喧天遑問糾儀之齋長駿奔髦士霎時怒髮衝冠與隸膳夫一片雄心染指凡此之類罪豈勝誅皆由約束不嚴亦以躬行

未善不思主爵則身膺一命幸得窺聖人門墻分獻
則職任半亶原以司泮宮俎豆平時未知化導已蒙
尸位之譏臨事不克恪恭難免曠官之咎於是飭郡
守州牧縣令等職兼以誠教授學正訓導諸員各矢
乃心以襄大典預期三日牲牷皆供乎饔牽先事一
朝品物盡陳於頖璧齋戒沐浴來觀習樂試歌舞於
明倫堂前料量潔清退服寢衣斂精神於尊經閣畔
庶幾必誠必信斯夙夜之惟寅無怠無欲知神人之
感格是并申之條約用以頒諸學宮業經江南各學
遵照奉行在案今本部院莅任滇黔合行通飭為此

仰各府州縣等官並教授學正訓導諸員務須恪遵
奉行今將條約開列於左一既奉
聖旨五王不惟簠簋豆籩照數增設即牲牷亦應各增其
四有議其牲者其說不可從考之典禮惟配享有可
以共牲者專主無共牲之禮書云文王騂牛一武王
騂牛一其明徵也自三代至漢唐皆不聞共牲之說
惟後漢有青帝赤帝共一犢白帝黑帝共一犢者議
者非之唐開元時五品以上室異牲六品以下共牲
豈有王爵而可共牲者乎其各照數增一爲五可也
一祭牲祭品皆有定額一豆一邊闕可缺遺況牲取

親割以告虔也取其毛血以告全也可既宰而入學門乎豕曰剛鬣註謂其豕肥則鬣剛羊曰柔毛註謂其羊肥則毛細而柔弱此博碩肥腯之所由稱也可以瘦瘠不堪之豕羊而飲之灌之以充牲牷乎既宰且不可瘦瘠且不可況可缺其額數而肥吏胥之囊橐乎月令曰犧牲勿用牝又曰命宰祝循行犧牲視全具按芻豢瞻肥瘠察物色必比類量大小視長短皆中度五帝簡當上帝其饗註曰上帝且歆享之況羣神乎嗣後各官俱須先三日親至學視牲牷如法然後稽其數使人牧之以待先一夕親割雖好其何

所施乎一丁祭先數日集樂舞生演習精熟先一日
與祭官親同往觀不得草率從事一丁祭先一夕凡
與祭官齊集學宮齋宿不得有一員私宿本署一丁
祭之日庭燎燈燭務須光明如晝以俟祭畢後已除
神前燈燭外即官員不得各自張燈一丁祭之日櫺
星門內不得容一閒雜人所有事宜止許學書幹辦
及小心謹慎門斗二人或四人照管燈燭其官員僕
從人等一概於門外伺候萬勿使僕從持燈夾雜相
隨上殿及上兩廡之禮君師一體毋得自取罪戾以
遺失禮之愆一丁祭之日既不許容一閒雜人自無

有搶奪祭燭及祭品之事倘或仍有潛匿門內乘空搶奪者以盜賊論即時擒獲解報以憑盡法重究一學宮之地聖賢靈爽所依不惟丁祭宜修治肅清即平日尤宜掃灑潔淨近每見黌宮以內栽瓜種菜學圃成澆灌之場曝被晒衣諸生絕往來之路甚至丹楹刻桷徒供蝙蝠棲遲鳥革翼飛盡是雖鼠穴蛛塵百斛廟貌埋埃垢之中蠹糞千簣腥穢聞宮墻之外皆已安之若素久且習爲固然甚至先儒先賢兩廡之神牌倒置鄉賢名宦兩祠之神位傾頹非其子孫有誰咨問加之朽蠹若罔聞知凡兩學宮所司何

職即諸門斗多亦奚爲嗣後教官不時巡察務令門
斗分班輪值逐月掃除學宮之內不得容一毫塵埃
庶亦無忝厥司慎哉毋忽志通

示諸生教　　莫與儔

爲學之道莫先於正趨向趨向不正雖其胷貫古今
望絕當世亦是小人耳

國家以經藝取士羣天下之人於六經四子中童而習
其文長而試其義學臣師長爲之董勸歲科鄉會爲
之甄拔所以使之服習聖賢之遺訓以定夫趨向之
所從矯其戾而正其偏範其軼而策其退雖有賦性

純駁之不齊而皆不敢自畔於中正故處則爲良士出則爲名臣即其最下無所成亦足以奉身而寡罪誠如是三代盛時一道同風之美豈有異哉乃今之爲學者自童蒙授章句則曰將以秀才舉人也將以進士翰林也將以致高爵厚祿肥身家遺子孫也父以此勉其子師以此教其弟滔滔皆是恬不爲怪嗚呼蒙養之初而即有利祿之誘先入爲主視爲當然根深蒂固白首莫拔天下之上智少而中人多雖有一二高明之士或知其非而莫敢言或言之而祇取怒禮教安得不亡人心風俗安得不壞此而得志吾

君吾民尚有望哉是故趨向之正不正視乎義利之明不明人之有義猶車之有輹舟之有柁也車不得其輹則遂而不制不覆不已舟不得其柁則流而不制不覆不已人不得其義則縱而不制不覆不已諸生能悉心於義利間而知經藝取士非專爲科名設也則違道不遠希賢希聖舉由乎此矣　讀書當求實用非徒誦章句爲詞章已也夫子教伯魚學詩學禮爲周南召南夫曰學與爲事事驗之以身而期之以行也故誦詩三百即可以授之政而使四方程明道曰學須就事上學邵康節曰學以人事爲大今之經典

古之人事也人之所學本學人事人事不修無學何異朱子語學者觀書法曰須就自己分上著實體驗胡致堂曰後世學者從事於章句耽玩於詞藻以爲已則無增益智思之力爲人則無制世御俗之略而所學遂爲無用之具凡皆切要之言學者急當服膺也夫六經子史豈故爲是繁縟以眩學者耳目煩學者之心志哉所以使之自求諸身心而切按之行事也約而四端五典之精放而庶物百爲之變細而日用寢食大而禮樂兵農舉世之所有舉人之所爲古人皆有一定之則以處之特患所習爲者以爲常談

而不察所未及者以爲不急而不思則雖畢世讀書仍與未學者等耳勿謂卑近終身爲之而不盡能近取譬即求仁之方也勿謂非吾事倉卒且至有備無患故臨事不盲也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何況經典所載孰非師法言言而求之身事事而思其用則讀一卷書自有一卷書之益矣　自帖藝取士以來士莫不以此自獻有志當世者雖有周孔之聖魯史之賢亦不能舍此以他進則作文之道亦不可不講也今之定制試四書五經文所以觀其研理之淺深試詩律所以觀其養性之純駁試策問所以觀其論

事之當否其皆醇也則其人雖未底於大成亦不失爲有用之士是以數百年相承不改名儒碩彥爲出於其中法至良矣自干進之徒創趨時之說一唱百和轉相仿效惟得失之是計並是非之不問使後生小子束書高閣日習於浮光掠影之陳言性靈錮蔽精神虛擲遂大謬乎

國家設科取士之意子朱子曰科舉之學壞人心術此特謂學者爭爲之以徼名便非心術之正由前說觀之不尤有甚於此者乎夫八股之美不自八股來也詩策之美不自詩策來也如

國朝之善八股者潛菴稼書厚菴慕廬素存諸老其舉首也繼此而言指不勝屈要皆自抒心得足以羽翼傳注卓然成一家之言夫八股隨人而能諸公八股何以獨美當世哉迹其生平莫不著述等身研窮畢世故其發爲詞章根深葉茂膏沃光華況八股於諸公又特其末之末者乎推之試帖策論何以異此諸生爲文勿徒求之於文而求所以能爲此文者則我邦人士何止雄長西南哉如徒見夫取甲乙科者之往往以浮濫倖獲而羣攻之以爲得計則非余之所敢望矣

論

明

楊氏家傳論　宋濂

史官曰播州本秦夜郎且蘭西南隅故地彝獠錯居時出爲中國患楊端藉唐之威靈帥師深入遂據其土五傳至昭允子中絕而貴遷以同姓來爲之後又三傳至文廣威讋德懷而羣蠻稽首聽命蓋有光於前人又三傳至選留意禮文尊賢下士荒服子弟皆知向學民風爲之一變又二傳至粲封疆始大建學造士立家訓十條以遺子孫其子孫亦繩繩善繼尊

尚伊洛之學言行相顧一如鄒魯之儒昔之爭鬬分
攘之禍亦幾乎熄矣何其盛歟嗚呼楊氏以一姓相
傳據有土地人民侈然如古之邦君由唐歷五季更
宋涉元幾六百年宵官峻爵珪組照映亦豈偶然之
故哉蓋蒙詩書之澤涵濡惟深頗知忠藎報君之道
或天有以相之歟楊文公大年所行貴遷之先人誥
辭其中書令業則曰向事僞主當朕親征爰屬危機
能傾丹款其莫州刺史延朗則曰奮身軒陛効命疆
陲均甘苦而得士心袵金革而從王事以此觀之其
功在國家澤被生民可謂厚矣世奕光榮而弗絕者

雖本於天其亦有以也哉其亦有以也哉 潛溪集

國朝

李化龍王三善論　田雯

紀平播之功曰李化龍死水西之變曰王三善其人同其事合其心一而要之用兵各殊故成敗亦異也方化龍之督黔以平播也與黔楚撫臣同心併力一出於剿既受命則移鎮於重慶而黔撫郭子章駐貴陽楚撫支可大駐沅州相犄角也必俟延寧四鎮河南山東天津滇浙粵西征調之兵大集然後啟行最慎重也分兵八路川師四路總兵劉綎從綦江入以

參將麻鎮隸參政張文耀監之總兵馬孔英從南川入以參將周國柱宣撫冉御龍等隸僉事徐仲佳監之總兵吳廣從合江入以遊擊徐世威等隸參議劉一相監之副將曹希彬受吳廣節制從永寧入以參將吳文傑宣撫奢世續等隸參議史旌賢監之而中軍率標下遊兵以應之黔師分三路總兵童元鎮統土知府瀧澄知州岑紹勳等由烏江參將朱鶴齡受元鎮節制統宣慰安疆臣等由沙溪總兵李應祥統宣慰彭元瑞等由興隆參議張存意按察司楊寅秋監之湖廣偏橋一路分兩翼總兵陳璘統宣慰彭養

正等由白泥副總兵陳良玭受璘節制統宣撫單宣等由龍泉副使胡桂芳參議魏養蒙監之以偏橋江外爲四牌江內爲七牌五司遺種及九股惡苗盤據故也而紀律嚴肅與散矣部署已定大會文武於重慶登壇誓師諸道並進以抵婁山關爲期諭之曰關外且戰且招多不勝誅也關內疾戰勿受降師不可入賊詐不可信也又以劉綎素有威名薦綎於朝委以專制人或疑其夙與應龍昵則延入卧內輸心腹且以危言激之引其父顯九絲功爲比致令綎大慟願誓死報又以水西爲應龍婚姻也恐陰佐賊則走

檄以詰之以故瀧澄繆其修好之使安疆臣執賊二十餘人以明不背志氣既一非同築舍之謀駐兵既得其所治兵又有次第任用又得其人先剪其翼次伐其謀復伐其交是以海龍圍合應龍勢蹙投降之書立焚拜表之欺不售而倉皇自盡妻子并俘自出師至滅賊凡百十有四日而事平也若王三善則不然初奉命撫黔聞變蔓兵率皆烏合之衆非久練也平越一戰而敗即惴縮而不前視重圍之困不啻秦人之於越必待舊撫李樓大聲疾呼而後勉强以應中情去也乘西賊之敝一鼓而潰遂以賊爲易與而

欲解散赴調之兵驕必敗也率師輕進未幾而還再抵大方又欲反轡舉動擾也雖三路分兵而卒皆遠調帥俱不和主客不敵形勢弗習也其所任則恇懦之魯欽馬烱所信則詐降之陳其愚用非人也懸師虎穴弭節逾年中隔渭水之河聲援已絕儲糧六廣之岸轉餉多難失所據也督主撫而撫主剿心膂未齊前跋胡而後疐尾進退維谷事權分也師老而財匱事拙而勢屈況爲陳其愚所賣焉有不敗者哉嗟乎黔地山川險阻異常張子野心不知漢大未有提十萬之師而不爲餱糧計深全軍之入而不爲孤注

虞者兵法云圮地勿戰圍地勿攻又曰兵貴有謀以多算勝自宜先定其規模非可漫嘗於一擊也況水西之地十倍於播播猶八面圍而水西止以一面攻播無遠近之援水西則有烏蠻之助化龍乃以全力制之而勿敢輕三善則以獨力任之而不爲意何其謬哉然而身沒戎馬心同皎日視死如歸英烈猶存王中丞之慮固史冊書之黔人祀之歷千百世而不可泯者矣通志

難漢

難蜀父老　司馬相如

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威武紛紜湛恩汪濊羣生霑濡洋溢乎方外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攘風之所被罔不披靡因朝冉從駹定筰存邛略斯榆舉苞蒲結軌還轅東鄉將報至于蜀都耆老大夫搢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辭畢進曰蓋聞天子之牧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今罷三郡之士通夜郎之塗三年於茲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贍今又接之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此亦使者之累也竊爲左右患之且夫邛筰西夷之與

中國並也歷年茲多不可記已仁者不以德來强者不以力并意者其殆不可乎今割齊民以附夷狄敝所恃以事無用鄙人固陋不識所謂使者曰烏謂此乎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巴不化俗也僕嘗惡聞若說然斯事體大固非觀者之所覯也余之行急其詳不可得聞已請爲大夫粗陳其略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夫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曼如也昔者洪水沸出氾濫溢民人升降移徙崎嶇而不安夏后氏憾之乃堙

洪塞江決江疏河灑沈澹災東歸之於海而天下永寧當斯之勤豈惟民哉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腠胝無胈膚不生毛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稱浹乎來茲且夫賢君之踐位也豈特委瑣喔嚙拘文牽俗循誦習傳當世取說云爾哉必將崇論閎議創業垂統爲萬世規故馳騖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參天貳地且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是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浸潤於澤者賢君恥之今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咸獲嘉祉靡有闕遺矣而夷狄殊俗之國遼絕異黨之域

舟車不通人跡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微內之則時
犯義侵禮於邊境外之則邪行橫作放殺其上君臣
易位尊卑失序父老不睦幼孤爲奴虜係縲號泣內
嚮而怨曰蓋聞中國有至仁焉德洋恩普物靡不得
其所今獨曷爲遭已舉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戾夫
爲之垂涕況平上聖又焉能已故北出師以討强胡
南馳使以誚勁越四面風德二方之君鱗集仰流願
得受號哲以億計故乃闢沐芹藻牂牁鏤靈山梁孫
原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鴞
使疏逖不閉窮爽闇昧得輝平光明以偃甲兵於此

而息討伐於彼遐邇一體中外禔福不亦康乎夫拯民於沈溺奉至尊之休德反哀世之陵夷繼周氏之絕業天子之亟務也百姓雖勞又惡可以已乎哉且夫王者固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逸樂者也然則受命之符合在於此方將增泰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鸞揚樂頌上減五下登三觀者未覩旨聽者未聞音猶鷦鵬已翔乎寥廓之宇而羅者猶視乎藪澤悲夫於是諸大夫茫然喪其所懷來失厥所以進喟然並稱曰允哉漢德此鄙人之所願聞也百姓雖勞請以身先之敞罔罷徙遷延而辭退史記

考

國朝

牂柯江考

田雯

漢武置西南三郡一爲牂柯牂柯者繫船杙也華陽國志稱楚頃襄王遣將莊蹻伐夜郎軍至且蘭椓船於岸步戰滅夜郎後人以且蘭有椓船牂柯處乃名其地爲牂柯史記云牂柯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後世求其地而不得遂以爲在定番城南源出蒙潭流入破鬱至泗城州通番禺入南海而郭青螺又引漢書郡有牂柯江通番禺城下光武時牂柯大姓自牂

柯江入貢之語以實之不知定番雖通粵西而番禺則屬廣東其城南之水僅僅一綫時斷時續未聞有以舟楫行者何以云數里之廣而當時大姓又何以由此入貢亦未詳於志文之故耳按且蘭即今之遵義夜郎即今之桐梓則牂柯江即今之烏江自遵義湄甕至印江入思南城西之巴江水其地有牂柯城舊址漢牂柯守陳立據恩功召夜郎王將兵破之牂柯舊志既在思南則牂柯之江宜在思南而其椓船之處不在巴江亦必在印江蓋印江與湄甕接壤而湄甕則且蘭舊地椓船於岸或即此也若定番則去

且蘭數百里且隔烏江何處椓艄而步戰而牂柯大姓又何以舍楚蜀大衛紆迴兩粵然後入關以致貢哉然則史記之言出溯其源也漢書之言通論其流也後之人既不詳於本文又不明於衛里是以有此誤也莫友芝田考辨誤以出大定威寧過貴陽遵義石阡思南至四川入江之烏江爲牂柯江自出山蘊始甚矣其誤也田之言曰史記云牂柯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後世求其地不得遂以爲在定番城南源出蒙潭流入破蠶至泗城州通番禺入南海而郭青螺又引漢書郡有牂柯江通番禺城下光武時牂柯大姓自牂柯江入貢之語以實之不知定番雖通粵西番禺則屬廣東其城南之水僅僅一綫時斷時續未聞有以舟楫行者何以云數里之廣而當時大姓又何以由此入貢按指定番城南之水爲牂柯江固未確而能通番禺則猶相去不遠漢書西南夷傳既云道西北牂柯江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後又

云夜郎者臨牂柯江江廣百餘步足以行船然則史漢所謂廣數里者言其下流漢書所謂廣百餘步足行船者言其上流廣狹不同實一水也安見必廣數里始得爲牂柯江郎以廣狹論烏江亦安有數里之廣耶西南夷傳又云蒙乃說上曰南越王黃屋左纛名爲外臣實一州主今以長沙豫章往水道多絕難行竊聞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萬浮船牂柯出不意此制越一奇也又武帝紀曰元鼎五年馳義侯遣別將巴蜀罪人發夜郎兵下牂柯江咸會番禺以烏江入江之水而欲以浮船制粵發兵會番禺是猶秦人欲適越而西行也入貢之說後漢書西南夷傳曰公孫述時大姓龍傳尹董氏與郡功曹謝暹保境爲漢乃遣使從番禺江奉貢蓋是時述既據蜀蜀道不通故不得浮江出洛乃繞道從番禺度嶲奉貢而田氏乃謂其何以舍楚蜀大道紆迴兩粵以致貢豈不悖哉田氏又謂且蘭即今遵義夜郎即今桐梓則牂柯江即今烏江此尤謬矣漢志夜郎有豚水又水經溫水出夜郎二水皆入鬱豚水即今都匀之邦水河下流爲獨山江混水即盤江以今地理求之當在都匀興義二府間盤江發出雲南霑益州而合流處實在

貴州興義之普安與邦水河相去不甚遠水經特舉近源耳若桐梓縣乃唐夜郎非漢夜郎矣且蘭據漢志水經當以漁沅二水爲定水經注中又有豚水過且蘭之文則今都匀鎮遠二府與平越州之間是其地遵義亦不得爲且蘭則焉江之非牂柯江可知至謂思南有牂柯城舊址漢牂柯守陳立據思邛名夜郎王將兵破之牂柯舊志既在思南則牂柯江宜在思南此尤臆說附會按漢書西南夷傳與華陽國南中志載牂柯太守陳立行縣召夜郎王興數責斷頭事皆無據思邛之文雖元和郡縣志思州思王縣武德三年置相傳云漢時陳丘爲牂柯大守阻兵保據思邛水漢將夜郎王數萬破丘於此安撫百姓時人思慕遂爲縣名此即田所稱舊志之所據而又傳以漢書之說但元和本文顯與漢書相背本謂傳聞原非確據而以漫無攷證之舊志附會之舊城遂舉歷代史志皆不足據其可信乎凡此皆了了易見山蘊益因誤認漢之夜郎在桐梓遂不得不遷就其說自致膠戾而不顧其不通至其爲紫池考又以牂柯江爲豚水鬱江豈非矛盾乎山蘊黔書最有文采而考證非所長當分別觀之而不學之徒震於其名得其

妄說翕焉和之更有以莊蹻泝沅而謂沅牂柯江者有伸田說而直斥史漢爲誤者進退無據猥焉自是亦非士林之細故故費辭爲之辨

夜郎考

靖道謨

且蘭夜郎皆南夷名史記云西南夷君長以十數夜郎最大是且蘭非夜郎匹也楚莊豪循沅水至且蘭椓船於岸而步戰遂滅夜郎以且蘭有椓船處乃改其名爲牂柯豪既留王滇夜郎且蘭仍自立爲國漢武平南夷置牂柯郡領縣十七後漢領縣十六皆首叙且蘭而夜郎反爲屬縣晉永嘉二年分牂柯立夜郎郡領夜郎四縣於是夜郎始列於郡劉宋蕭齊皆

因之隋地理志有牂柯郡復有牂柯縣而夜郎之郡縣皆無梁陳周書俱不志地理遂不知廢自何時也唐以隋牂柯郡之牂柯縣置播州而縣有三夜郎之名武德四年析夷州之寧夷縣置夜郎貞觀元年州廢縣亦廢八年析巫州之龍標縣置夜郎十六年開山洞置珍州亦置夜郎縣長安四年以龍標所析之夜郎置舞州天寶元年更縣名爲峩山龍標之夜郎當在今黎平鎮遠之間夷州之夜郎當在今思南石阡之間珍州之夜郎則今遵義之正安州桐梓縣矣巫州夷州之夜郎或廢或更名珍州之夜郎置之最

後而自唐迄宋名未嘗改於是人止知播州之爲夜郎而亦不復知夜郎之大矣漢書云唐蒙從巴蜀莋關入遂見夜郎侯又云夜郎東接交趾自西徂東奚啻千里亦無怪當年夜郎之自大也並通志

辨

明

六縣非夜郎故地辨　周洪謨

舊志謂敘州所轄慶長高珙筠連及嘉定所轄縣爲夜郎故地葢謂諸縣在漢犍爲郡所領漢陽朱提南安之境而慼於漢以夜郎旁小邑置犍爲郡之說故

乃云然以予觀之殆不然也史記漢武帝時唐蒙使南越南越人食蒙以蒟醬蒙問所從來曰道西北牂柯江廣出番禺城下蒙歸問蜀賈人賈人言獨蜀出蒟醬多持竊出至夜郎夜郎者臨牂柯江江廣百餘步足以行船蒙乃上疏說上以由牂柯下南越之故乃拜蒙爲中郎將從巴蜀筰關入遂見夜郎侯多同諭以威德約爲置吏夜郎旁小邑貪漢繒帛以爲漢道險遠終不能有也乃且聽蒙約還乃以爲犍爲郡而歷代郡志皆謂蒟醬出長寧以蒟醬論之則長寧諸縣在當時爲蜀而不爲夜郎明矣所謂夜郎旁小

邑貪漢繒帛乃以爲犍爲郡者則犍爲領漢陽江陽朱提等縣皆夜郎旁小邑故曰西南夷君長以十數夜郎最大是夜郎旁小邑各自爲君長非夜郎屬國也若以爲夜郎屬國則當時夜郎尚未臣漢安得裂地以置郡邑哉況其間尚阻且蘭漢發且蘭兵以伐越且蘭逆命殺漢使及犍爲太守夫且蘭桀驁如此則夜郎屬國之不臣漢者亦審矣夜郎始倚南越及南越破且蘭誅然後入朝則夜郎臣漢乃在置犍爲郡邑之後也即是而觀則夜郎旁小邑非夜郎屬國而敘嘉所領諸縣在漢陽江陽朱提南安之境者皆

非夜郎故地也 續纂補全蜀藝文志

書後

明

書遵義王公事後　　徐枋

嗚呼吾讀遵義王公死難全城事不覺廢書而歎繼之以流涕而痛哭也嗚呼吾先朝至是已不可爲矣王公揮劍殺賊以死其節烈一死而其義從能稟公成算以滅賊而全城其功偉是張許之於睢陽所不能兼者也王公寧有遺憾耶顧吾念之烈皇求賢若渴破格用人若某某者或拔之散冗躋之華要或出

之曩因命之將相而卒碌碌無所効以王公之忠誠抱非常之才內而廊廟外而節鉞苟一得當無所不可而蔽賢誤國之流必擠之戎荒新造之區俾不得大展其猷爲以死不大可痛哉嗚呼吾先朝三百年宗社彼蔽賢誤國之所以必亡之而必殄之者曰賄賂曰門戶曰資格如一王公之簽仕而可見矣王公一生氷蘗孤立無倚故雖偉抱非常歷有成効而又重之以江南重臣之特疏首薦而必擯棄之於絕域而不恤蓋苞苴既斷則推輓不靈奧援無從則資格愈峻也嗚乎尚何言哉余向叙陳給諫楊解元逸事

爲之出涕後撰文文肅公墓誌撫卷一慟今又不覺失聲於此也王公諱佐聖字克仲吳郡長洲人殉難錄

朝

蠶桑寶要跋　　黃樂之

蠶桑之利遍天下而遵義居民止知橡繭罕事桑蠶豈其土地之不宜歟抑拘於所習而桑絲之利未盡悉耳樂之來守播州亟欲勸衆植桑飼蠶謂宜示以成法爰詢郡中茂才晉生廷榮得蠶桑寶要一書蓋諸暨厲雪園先生涖任蜀中所作區爲四說以植桑爲先務而育蠶之事宜避忌器用次第紀焉言簡事

該條分縷晰洵樹桑之典要蠶婦之規維矣山繭行於遵義迄百餘年獲利已久然觀其伺守之勞必藉男子固不如桑蠶專課女工逸而易就也乃爲重付梓人分頒士庶俾知始事不煩而爲利益溥異時執筐采桑疊鼓祈蠶將與橡繭並行久遠皆是書爲之先導已道光己亥

墓誌銘

唐

珍州榮德縣丞梁君墓誌銘　缺名

君諱師亮字永徽安定烏氏人也若夫河汾潯涘大

啟濫觴之源幽雍林坰勃興拳石之址則有
守軒冕赫奕於鄉亭并州刺史旗槊駢闐於
父殊隋任右監門錄事顯考金柱唐奉義郎[illegible]行[illegible]
周壤道蔑王侯揚雄非聖之書我家時習方朔易[illegible]
之仕吾人所尚君珠藪夜光玉田朝彩張仲孝友[illegible]
爲立身之具夫子溫良特作揚名之本未嘗欺於[illegible]
室何謝吾今初不忤於虛舟自符先達棲遲禮讀擢
落驕奢弋釣邱壞耕耘道藝詞色吐鳳徽三變而[illegible]
時字抱迴鸞雄一臺而介立馳聲日下辯振雲間[illegible]
進欽其領袖時輩宗其瑚璉起家任唐朝左春坊別

教醫生摳衣鶴禁幽丈龍樓究農皇之草經研葛[illegible]之藥錄術兼元化可以滌疲痾學該仲景因而昇[illegible]第屬龍庭日滿鹿塞塵驚命將出師千金之費逾廣飛芻挽粟萬里之糧宜繼君戶庭不出輦甲匪疲遂同轉輸之勤遂獲茂功之賞永隆二年以運糧勳蒙授上柱國既而欽明歷代宮車晏出[illegible]成歷園陵繕修紀市功成竇憑子來之力穀林務畢仍覃發宗之旨垂拱二年以乾陵當作功別勅放選釋褐補隱陵署丞解巾從宦智效聿宣結綬當官幹能斯著秩滿俄而上延朝謁授珍州桑德縣丞貳職千石賞務

同鑾陬文寧平人是賴終使悠悠墨綬方宏上艾之
風泛泛銅章行闈中年之化隨牒行滿解印言歸吹
盡餘炎纏迫少城之地游魂永逝崩摧武山之石以
萬歲通天元年七月二日終於益州蜀縣春秋卌有
七嗚呼哀哉即以萬歲通天二年三月六日葬於雍
州城南終南山至相寺梗梓谷信禪師塔院之東陪
先塋也嗣子齊望嬰號越日孺慕彌年悲懷袖之靡
依慨舟壑之潛運黃壚九地始殷荒戀之情元夜三
泉終藉題鐫之事乃爲銘曰東京后族北地邦君七
侯馳譽三主揚芬瑞掩金冊榮繁寶鎛覆諸隆盛

何足云祖考餘慶英髦間出嘯傲參元乘淩喻日溫恭宅性廉白成質譚思潄書儲精綠袤鴻陸初漸龍門早昇聲敷寢廟智效園陵天朝我黜縣道爲丞勤凝邊徼化協黎烝還途未極生涯遽已瞑目他鄉歸骸故里新封暫啟賓御慘而野雲愁舊隴長扃松櫃昏而山霧起碑闕兮交映陵谷兮潛徙所悲螻蟻之埏銷淪天地之紀全唐文

賦

國朝

烏江賦　李鳳翎

原夫烏江者濫觴於廣經乎藺地流安順之西堡與
谷龍而相會始不過厲揭之微繼則恣作舟之利波
搖六廣漸大其流浪湧九莊遂弼其勢爾其繞圍倉
而瀠環抵螺螄而澎湃石牛噴瀑以來趨養龍孕精
而獻瑞上則黃沙衍其派下則烏拉夾其裔南界修
文之舊衛北塹播州之遵義乃名烏江爰設關隘自
時厥後水落岳懸斷壁千尋而削列迅湍一線以長
穿左則大魚合小魚以奔注右則三岔下三角而洄
漩鹿平之金鐘晚翠猴硐之珠光夜然洋水小河長
流灌乎其內大塘衰草古渡廢於何年甕整則山苗

傍崖而處茶山則前明鑿險而闢遂乃會合口下石
阡過湄潭經思南標水德而入武彭會岷江而趨赭
龕走三省以縣亘納衆谷而流謙此烏江之原委曾
禹步所未探北連蜀界南控黔垣東臨九黃洞西開
五白門一夫所守足當萬屯此烏江之形勝也亦約
略而可言其爲山也歷落崛嶇橫斜巖嵲晴天似晦
蒸雲觸石冬草不彫夏氷不釋清飈嫋葉於孤峞懸
溜濺珠於幽涸怪廢奇陳上矗蒼穹衡雁爲之回翅
峽猿爲之絕踪五丁不能用其力夸娥不能犯其鋒
魚則赤鯉紅鯊王鱣叔鮪乘桃浪以排流隱蘆根而

潛逝鰣鯉鮎鯉蝓蟹鱟蝟蟹蛣腹蟹而同生水母目蝦而共濟有鼈三足而行有龜六眸而視鳥則晨鵠天鵝山鷄水鴟鵝鵝同樓蠻蠻比翼元鶴語寒雪鴻候氣濯翮梳風揚翎鼓翅千類萬聲羅氏難記獸則霧豹彳亍於危寧魚虎瞰瞯於空嵌迅猱臨虛以騁巧孤玃舞臂而善摻猴猻濯子於碧岸猨狖負糧於絕巖山鹿則瞬花而戲刺猪則負箭而銜其草木則葭蒲揭揭菡萏田田天花臨崖而的皪葳蕤垂翠而瞇瞷薜荔朝鮮而泣雨松杉夜漲而撼天禹餘之糧經霜成粉堯時之韭濯水生鮮馬平之桃枝豔世安

青之篔竹可船若夫岸峻山深崥屼厓厜懸硤猙獰寘霧霏灑駭浪驚翻激流奔下迅復雷响而電激層花捲石而甜閙波憑飄而山搖砯霹靂而起滚震天則水伏而潛流旋塘則石立而三汊吾思夫波濤之險南莫如瞿塘之口而李冰奏績於秦北莫如龍門之塞而姒禹告成於夏假其利導有方則佑楫西通百物平價白圭自周而肯來弦高由鄭而速駕普懋遷於炎徼前民用於陶寡則此江之水非與天限之長而俱流者哉（覺軒文集）

頌

明

平播州頌 并序 三十里鐵砧囤石崖上 刻在湄潭縣南 胡執恭

萬歷二十有七年戊戌楊應龍以播州叛庚子會師進討川督李公黔撫郭公涖戎於是將軍綎破楠木嶺山關再與應龍父子遇方戰大殲其軍將軍廣斬賊大將郭通緒遂夷崖門渡破水牛塘樓兩囤將軍璘盡芟四牌七牌之苗蹂青蛇巔斬戮尤衆進略大小三渡又別將從他道遮擊者舉破其軍夏五月王師會海龍囤下六月五日死其囤平之越後五十有二年壬辰追頌前烈而勒諸崖石使荒裔臣庶讀斯

頌者仰明天子之德威諸將軍之勳伐以世世讐焉
頌曰於戲聖朝文宣武昭十葉炳彪南徼小臣祚衰
德惛爪牙種民懲以訊詞不戒而忿厲角九岐邊臣
抗章帝怒震皇廼授斧斨總師禡神郡帥趨奔丁寧
鼓鐏封豨巨虺吐骨爲堆馮其崔嵬雷鼓奮鳴千噭
萬旌何險不騰罪人鳥棲恃囤天齊窮獸終迷士勇
將恭百道臨衝六月奏功禹征有苗不焚其巢示以
勦劭殷宗鬼方三世偏强卒堆其亡有德有威惟用
之宜匪曰利之漸漸摺山虎乳於關今也道刋湜湜
湄流妖鯪鱷浮今也泳游五十二年聖武在天赫赫

嘽嘽君歸臣■臣賴國靈四南克平鐵砧高崖瀨湍
雲排鑄銘是隹金石不渝慶澤紛如永如討誅湄潭舊
銘
明
平播銘 并序 江盈科
今上辛丑春不佞科以使事弭節黔中則聞黔父老
談師滅播其功甚鉅其爲德於黔甚厚以爲中丞郭
公與直指宋公再造我黔非尸祝貌祀無以稱黔人
報塞之意而予楚人也乃其佩德有不下於黔之人
者無以爲報則譔黔師平播銘與黔父老共圖永永

比於江漢歌棠峴山勒石可乎按播酋之始發難也禍中於黔凡數四初犯飛練次犯東坡又犯龍泉黔之將帥爲魚肉者二十人健兒戰卒殲滅幾盡元元之血塗野草骨掩蓬蒿者不下萬餘中丞郭公受推轂之遣自江以東星馳而西至則叢所部兵不滿五千帑金稱是乃焦勞愁思語宋公曰無米求炊巧婦不能將奈之何宋公曰爲今之計但有上告天子請兵食救此一方民爾用是披肝瀝血達疏當宁蓋情切於諸葛泣慘於包胥廟堂之上爲之感動請兵予兵請餉予餉又不足而請益兵益餉又復與益兵餉

既集公與宋公進在軍諸大夫晝夜籌畫慎擇將領
宿重兵省會其餘險要多寡分布根本既實分遣所
部凡八萬八屬總戎李公統率以往援桴而誓曰毋
怯毋躁毋中餌毋蹈伏毋殺降毋競功忠赤所激三
軍用奮踴躍前驅一戰而抵旋水再戰而扶高囤烏
江受挫士氣彌勵及三戰四戰以至八戰連破險崖
直抵賊庭楚蜀之師十道併入酋遂計窮雖經以死
妻子爲虜蓋出師僅六閱月而楊氏八百年宗社蕩
爲坵墟二千里之地之民久染夷風者一旦裂爲郡
邑比中原版圖之域明天子藉以抒西顧之憂既已

銘功鍾鼎紀績太常矣方其功之既成也人但知二公成功之鉅而不知二公成功之難但知二公之爲功於黔者與楚蜀鼎而不知二公之成功於黔者其難於楚蜀不啻倍蓰但知二公之功黔民是賴而不知二公之餘功其覆庇楚蜀者無以異於覆庇黔中夫其知者不待言矣其所不知者何也蓋自飛練之後黔中銳卒盡創於播無復敢鬥之志則振起之難又播之與國夙苦漢文網而與酋世婿則解散之難此其難難在黔者夫廟堂所責備者三方之師併力滅播而楚號大國蜀號沃野物力之饒足給軍興又

武昌城都去播千里我得從容定策不虞不備黔則彈丸之地居恒仰給楚粤有如稱貸而貴筑去播不二百里酋朝遣一將越宿抵城下腹猶果然是剝床之災也夫黔與楚蜀所肩之任同所挾之具異安得不難公與宋公不以其難者自諉矢志發憤吐一腔之血以激三軍之師自大將至卒伍靡不感泣願效死命二公復相與議曰將士用命而又有爲賊用命者與國是也於是曉以大義悟以赤衷使酋之與國不爲酋用爲我用不但形爲我用實心爲我用而後我之神氣日張賊之胆氣日奪區區彈丸貴筑不敢

一矢相加蓋黔乃能完而因以其自完者摧播無完播矣顧黔雖彈丸乎而於蜀爲內援於楚爲西蔽黔既完矣賊欲引兵而北則虞黔之搗其穴出而無與歸也而不敢北欲引兵而東則虞黔之尾其後往而不可繼也而不敢東賊不敢北乃有完蜀賊不敢東乃有完楚夫能完黔又能完蜀完楚茲其功豈獨黔人擅哉假令公與宋公無術以振積衰之士而令韓魏之交合我乃外樹敵國內殺兵勢且無完黔而賊且突而北突而東又安得有完蜀完楚如今日乎此何但黔父老緦緦然慶報塞之難是蜀與楚何人不

當報塞又何人報塞萬一也省郎科處楚西徼所爲得安釜鬵與今日擁車騎中儼然漢官威儀非仗二公之功其能然哉則夫譔銘鐫石其安能已是役也中丞郭公直指宋公實尸之總率三軍實爲元戎李公應祥而左監軍楊憲長寅秋右監軍張少參存意藩司應左伯存卓郭大參廷良王大參邦俊梅少參國樓張少參文奇梁少參銓臬司劉憲長登瀛尤憲副錫類洪憲副登瀛憲副雲龍陳憲副與相袁憲副應文外歷戎行內贊幃幄備殫心力都司王納忠張秉忠登陴率衆用固我圉賊不敢窺副總戎陳寅陳良玭參戎朱鶴齡都司徐成躬

率士卒衝冒矢石擒滅巨寇貴陽郡守劉冠南守貳徐庭綬別駕夏爌先後在郡拊循疲民調攝元氣其他裨將以下不可勝紀要之羣材集大廈植夫惟公與宋公慎簡而器之併力濟事克襄大亂樹茲偉伐其詳具中丞叙功疏中科特志其大者因拜手稽首而爲之銘銘曰播酋欺君亂天紀敢舊螳臂稱禍始綦江流血成海水貴陽三鎮被屠戮十家流離九家哭全黔危若几上肉郭公單騎來秉節日與直指共商決誓滅此虜甘飲血一腔忠義激三軍怒氣勃發勝風雲各務斷脰除妖氛烏江青蛇號天險百二重

闢次第斬賊勢窮蹙如被壓闔門縱火雉經死纍纍就縛妻與子捷書飛報龍顏喜荒徼一旦歸職力介鱗盡化爲衣裳乾坤重闢日重光麒麟合入功臣譜英雄鬚眉照今古伏波銅柱安定數吁嗟乎伏波銅柱安定數（通志同）

建神武祠碑銘　郭子章

炎漢日落皇綱幾絕天生虎臣爲萬人傑蒲坂降神桃園軟血龍從豫州雁行諸葛辭曹歸劉燭旦植節美髯桓桓雄武揭揭批郄陷堅雷轟電掣吳兒斂氣老瞞褫魄鼎足方峙天柱遽折魂遊窅晶靈自光烈

靡地不祝靡人不德嗟嗟黔陽雜揉漢夷夜郎不虞
煽毒邊陲予小子章肅將天威王赫斯怒嘿護囂危
假夢告猶馮乩賦詩斬關拔砦翼我王師兔穴既掃
邊庭乃犁東市然卓南粤獲嘉邊甿安堵將士偃旗
功在社稷誰其醻之醻之維何祠祀神武金相玉質
儼然射圃聖賢可親心目可睹精靈如在竊比尼父
盤江湯湯貴山膴膴廟貌維崇永奠茲土綏厥戎蠻
懾彼豺虎勒石千秋銘勳萬古聿昭神貺以篤國祐

國朝

飲泉銘并序

焦爾厚

壬寅九月杪古槐翠竹書屋治成階下舊有泉尺許
澄澈可掬爰甃以石名之曰飲
其泉曰止之水斯清古戒貪泉相與同銘玩彼芹藻
魚樂遊泳願沛膏澤霖雨蒼生取諸短綆昏暮盈盈
小酌江月七碗玉茗竊比一瓢以適余情石刻

遵義府志卷四十四